

第十卷

沙汀文集

回忆录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沙汀文集. 第十卷, 回忆录 / 沙汀著. —成都:
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7. 8
ISBN 978-7-5411-4769-2

I. ①沙… II. ①沙… III. ①沙汀 (1904—1992)
文集 ②沙汀 (1904—1992) —回忆录 IV. ①I216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0609 号

沙汀文集 第十卷

HUIYILU

回忆录

沙汀著

责任编辑 周 轶
编辑统筹 卢亚兵 金炆淇
封面设计 叶 茂
版式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文 诺
责任印制 唐 茵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9mm×210mm 1/32
印 张 17.75 字 数 460 千
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769-2
定 价 130.00 元



沙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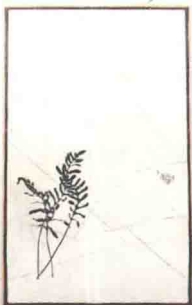


1989年12月23日，沙汀与吴福辉（左）、秦友甦（右）合影。



1986年，沙汀看望冰心，并赠送刚出版的上海文艺版《沙汀文集》。

睢水十年
沙汀



回忆录《睢水十年》（1987）、《杂记与回忆》（1988）、
《沙汀自传》（1998）书影。

目 录

沙汀自传

自 序	(003)
故乡往事	(007)
省立师范·“二一六惨案”前后	(035)
“时代大潮流冲击圈”	(076)
漫忆担任代系主任后二三事	(180)
睢水十年	(185)
从川西文联到西南文联	(340)
东德访问记忆	(369)

杂记与回忆

在动乱刚刚结束的日子里	(383)
漫忆李劫老	(426)
活在记忆中的人们	(435)
杨伯恺烈士在辛垦书店的情况回忆	(446)
农村见闻杂记	(459)
三年困难时期城市见闻	(560)
后 记	(563)

沙汀自传

自序

1991年春，我的眼睛患青白综合征完全看不见了。在黑暗中我痛苦过好一阵子，现在逐渐习惯也就好多了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这部动笔已有七八年的回忆录，总算赶在双目失明之前大体完成了。我把繁重的整理、校定工作交给助手秦友甦，于去年11月离开北京迁回四川。这辈子我曾几次离川远行，但每次都被一股力量所吸引，又回来了。这次怕是最后一回，毕竟我是快九十的人了。

刚回到成都，老家绵阳市就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学术讨论会，祝贺我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。我很感激家乡人民的厚爱，心里却不太踏实。因为如果以第一部作品正式出版标志创作生涯的开始的话，我的《法律外的航线》是1932年10月出版的，算起来，六十周年的创作经历还差几个月。如果从1931年11月29日我和艾芜联名给鲁迅写信算起，时间是没有问题了，不过说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周年更准确一些。

这部回忆录取名《时代冲击圈》，是我觉得这一生都是在时代发展变化的漩涡之中过来的。小时候我曾想当书法家，跟一个姓张的先生用铁笔学着在沙盘上练字。辛亥革命爆发以后，哥老会在四川盛行一时，我舅父便是袍哥出身，以后拖起武装当上了旅长。我对哥老会产生兴趣，跟着舅父跑滩，传递消息。谁知竟是这位袍哥出身的舅父硬把我关进书房读书，又通过军队的势力，走后门把我塞进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十班。在这里我的一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

在省立师范我遇到两位挚友，一个是张君培，我有一篇文章《播种者》是专写他的，另一位就是艾芜，我们的友谊保持至今已有六七十年了。他们俩一个喜欢社会科学、哲学；一个喜欢文学。在他们的帮助和影响下，我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，大量阅读《新青年》《觉悟》《学灯》等等进步书刊。我喜欢郭沫若的诗歌和鲁迅的小说，鲁迅的《故乡》几乎能背下来。我学会了思考问题，开始探求人生的意义。省师毕业后我去了北京，准备报考北大听鲁迅先生的课，不料鲁迅已南下广州。我回到四川经周尚明介绍，于1927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然后接受派遣回安县发展组织，培训农村干部。紧接着白色恐怖笼罩四川，我在家乡也站不住脚了，逃亡上海，失掉了组织关系，几乎无所作为，于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研读鲁迅、台静农、普希金、契诃夫、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上。也许是缘分吧，我和刚从南洋归来的艾芜竟在人流如梭的街头碰面了。我拉他同住，一起读书，相互激励，开始了文学创作。我们联名写信向鲁迅请教。鲁迅的回信为我奠定了创作发展的基本方向。我的第一部小说集《法律外的航线》出版以后，又得到茅盾先生的评介，他对我的帮助终生难忘。我加入“左联”，回到了党的革命文艺队伍，陆续出版了几个短篇集，从那时候起写作就成为我的终生事业。

一晃眼六十年过去，我写的作品不算太多，其中也有一些自己喜爱的，如《在其香居茶馆里》《呼嚎》《一个秋天晚上》《替身》《范老师》《记贺龙》《淘金记》《闯关》等等。解放前我的作品主要以暴露、讽刺的笔法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，反映社会现实。解放后由于长期陷于行政工作，加上自己不够振奋，仅写了二十多个短篇小说和散文报道，因此客观上给人一种创作难以为继的印象。十年动乱之后，我走出“牛棚”已是年过七十的人了，深感时间紧迫，便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创作中去，写出了《青桐坡》《木鱼山》和《红石滩》三部中篇小说。前两部是写社会主义农业化的，《红石滩》是写土豪劣绅如何抗

拒时代潮流的，是我八十岁写的最后一部小说，也是我的一部重要作品。这部小说我在解放初期就想写，因为提倡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，我就一直未能动笔。但是，我要写的地方对我太熟悉了，那里的人和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，尽管一搁三十多年，提起笔来仍旧很顺利。师陀去世前还来信说他很欣赏这部小说，觉得比《淘金记》还好。因此，我觉得自己还能写，而且能够写好，也就对“文革”后这三部小说特别有点自我欣赏了。

回顾我的创作经历，我是一直记得为什么而写作的。在构思任何一篇小说的时候，从没忘记考虑这篇东西对人民是否有利？它将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怎样一种作用？因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，也是鲁迅先生在文学事业上所再三昭示我们的。“选材要严，开掘要深”，我一直未曾忘怀。

写自己所熟悉的。这是我在创作上恪守的最基本的一条。我愿意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看得更深一点，更久一点。与其广阔的浮面，倒不如狭小而深入。睢水十年算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峰，写了不少东西，大都是放手而为，好像并没有花过多少力气，至少没有感到多少苦恼。因为我所反映的现实生活，对我简直是太熟悉了。

我是从所谓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染缸中泡过来的，特别推崇托尔斯泰，因此，我一向认为：作家应该从所选择、所塑造的人物自己的生活、性格和处境出发，去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。判断么，让读者去做；更不必担心他们不了解作者的思想倾向。因此，我在艺术上是坚持现实主义的，喜欢写得含蓄一点，自己从不轻易在作品中流露感情，发抒己见。但正如茅盾指出过的那样，有时含蓄过甚，致使读者猝难理解。由此可见，即或含蓄是优点吧，用过头了，也会变成缺点。

60年的文学道路是崎岖坎坷的，我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。但是，无论是40年代在特务的追捕下东躲西藏，到处钻山沟；还是十年动乱中被抄家、批斗、蹲“牛棚”，我对自己所选择的文学道路从来没有动

摇过，也没想过要另外搞点什么。我热爱创作，这是我的第二生命，任何艰难困苦都无法改变我。只是这双眼睛无情地把我推向黑暗之中，不能握笔写作，不能读书看报……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、更痛苦的事了。不过，令我感到欣慰的是，我的身边还有两位好秘书。一位是北京的秦友魁，他协助我已有近十年了，勤勤恳恳，认真细致，从生活到工作，为我做了大量的事情。这部回忆录如果没有他，是难以完成的。回到成都，接替小秦工作的钟庆成，是一位思想敏锐、工作热情、认真负责的同志。我们相处不到一年，已帮助我完成了上万字文稿。像我这样一个两眼墨黑，疾病缠身，年近九十的老人，如果没有他们两位的帮助，很难想象我会是个什么样子。借此，我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！

最近我特别喜欢背诵陶渊明的《读〈山海经〉》这首诗：“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长在……”只要身体还能坚持，我就要像刑天那样以乳为眼，以脐为口，坚持不懈地写下去。我已经学会用录音机工作，把要写的东西口述下来，再由秘书整理成文。我还要写两部小说和几部传记。

我算是走过来的一辈人了，对我经历了千辛万苦所追求的革命文学事业，我从不后悔！

1992年10月9日口述

钟庆成记录整理

故乡往事

来龙去脉

根据我十三四岁时看过的族谱，我们原是湖北黄州人，明末清初才迁居四川，到我已经六代人了。最高的长辈是“文”字辈，世居绵阳市安县城关镇龙湾子。世代务农，直到祖父杨仁和取得清朝一个典史的职务，我们这一支才与农业脱节，由龙湾子搬迁到安县城关镇居住。

可以说，从此以后，读书致仕也就成了我们家新的传统。祖父一生着意的是如何使下一代继续成为旧社会的知识阶层。我出生时他早已去世了，我只从神龛上看过他的画像，身着清朝制服，神色威严，令人相当敬畏。

据我所知，祖父写得一手好字，我家好几幅木刻对联全是他的手笔。我少年时代还看到他的墨迹，是几张裱糊过的册页，其中有一幅是写的杜甫赠曹霸将军的《丹青引》，感觉他的功力不凡。而无怪乎他曾经做过书法家李森林的代笔。

这李森林是安县唯一无二的翰林李岷琛的父亲，而由于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，又是翰林之父，求他写点字以光门楣的人太多了，难于应付，于是就请祖父代他书写匾、对、条幅等等。而由此可见祖父在书法上达到的水平。

当然，李森林的书法功底也深，我家里大厅上就有他写的一副木刻对联，是他赠送我祖父的。可惜我现在只记得上联了：“闲中立品无人觉”，下联已经忘怀。而由此可见他的书法之名噪一时，并不是他沾了儿子的光。

我不止没有见过祖父，就连我父亲我也没有什么印象，因为我才两岁时，他老人家就去世了。他是祖父一手培养成才的，考上秀才后，又补了“廪”，可以每月从政府领到相当数目的补贴，进行深造。但他似乎并不热衷于功名禄利，到廪生就止了。只是留下很多书籍，藏在家里的楼上。

青年时期，我从两三位长辈口中听到他一些逸闻旧事，才知道他性情豁达，有点一尘不染的味道，而且从小就有点书呆子气。当地的风俗，大庙会野台班唱戏，开始的那天要“接灵官”镇台，撒红钱，青少年和儿童都争先恐后地去抢。可是，碰到这种场合，即使钱落到父亲脚下，他也从不弯下腰身去捡。

我父亲学名义质，五弟兄，他居长，但他从不料理家业，而让我二叔全权处理。二叔没有留下儿女就去世了。到我懂事时，二叔母也去世了。我父亲这一房有我和一个大我三四岁的哥哥，三叔、四叔都只有一个儿子，当时幺叔更子女俱无，就由亲朋做主，按惯例把我过继给二叔，顶一房人。

分家风波

父亲和二叔相继去世后，剩下的几弟兄就闹起分家来了。我的三叔、四叔和幺叔，以前因为前头有两个哥哥支持门户，就都自顾吃喝玩乐，没有作为，交游也不广。而我和我哥哥这两房，不仅社会关系多，且有不少亲戚故旧有点名望、有点功名，举如詹棠、谢健卿、吴雨人这些人就是。所以，尽管分家时闹得很凶，好几天没有结果，詹、

谢、吴这几位一出场，纠纷就合理解决了。我家两房人分得的，是一个大院子的主要部分：两进正房，后面还有一片挺立着两株大皂角树的空地。其余几个叔叔，分得的差不多都是临街的、进深浅的房子。产业呢，我和我哥哥还分得两份田地。

田地、房屋虽然分得不少，表面看起来架子还在，实际上，这次分家也分给我们不少欠账，需要我们两房人偿还。因为这些钱都是为了修建房舍，安葬我父亲、二叔之类的缘故借的。

我还记得，单是一个焦家字号，就欠了二三百两银子，每逢年节就来催收利息。这焦家是安县的大财主，田地、闲钱最多。开票号，请了些陕西人经管。这些人都精明能干，对放账生息很有本领，每年冬至节一过，那些被安县人叫作“老陕”的，就背起褡裢子上门来了！小时候一见到这些人，总经常感到又畏惧又心烦。

母 亲

我母亲并不是我父亲的原配。我父亲的第一个妻子，是安县花菱乡豺狗坝的人，姓陈，我母亲姓郑，是安县城关安昌镇的人。她的叔祖父是县里的名人，叫郑杏园，是个举人，曾经在甘肃花马池做过官。但我母亲的那一支很快就凋零了，她是在后母的挟磨下长大的。下面还有个兄弟也就是我的舅父郑慕周，在母亲出嫁以后，由于忍受不了后母过分严格的管束，就流落市井。最初主要靠我母亲周济，后来就自己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。而他之所以操袍哥，可以说就是这么来的。当时袍哥的成分，主要是一些经常遭受差役、地痞欺诈的小商贩和手工业工人，也有慷慨好义的粮户，但数目很少，而且，纵然是财主，大都也得靠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给他们当喽啰。

可能正是由于从小家境不好，又是在后母挟磨下长大的，受到了锻炼，母亲相当能干，善于料理家务。在娘家尝到过的艰难困苦，也